

天津工人文藝創作選集

携起手來

董迺相著



天津通俗出版社

序

我是個工人，在舊社會裏，只唸過五年書。敵偽時期，我在鐵路機務段擦車，那時別說寫稿啦，連話都不敢說。後來國民黨反動派來了，和日本鬼子一樣厲害，工人們只有在這黑暗的日子裏掙扎着！

解放了，我像由冰窖裏鑽出來，感到溫暖，心裏頭有說不出的高興！我看見社會完全改變了，出現了許多新的事物，新的人。我真想把心裏的高興告訴別人。有同志叫我給報社寫通訊稿子，我就寫了。寫了一篇退回來，再寫一篇，又退回來。一連寫了十八篇都給退回來了。當每篇稿子退回來的時候，有的工友就講：「又退回一篇！」我有些灰心了，心想，稿子寫不好啦。可是報社每次退稿的信裏，除了給我提出具體意見外，都是這樣講：「希望你再寫下去，別灰心！」這些話鼓勵了我。我下決心：一定要繼續練習寫作。

有一次我的稿子在報上登出來了，工友們見了都很高興。我心說，想不到像我這樣一個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的文章也能在報上登出來了！後來我就經常帶着稿子往報社裏去，報社裏也經常召集我們開會，對我幫助很大。這樣，我慢慢地勉強可以寫報導稿子了。

後來，我又開始寫職工生活方面的稿子。由於報社和文聯方面的耐心幫助，幾年來大大小小寫了

幾十萬字的習作，出版了兩個小冊子：「我的老婆」和「小影壁」。我的文化水平也跟着提高了些，各方面都有一些進步。我所以能這樣，應該感謝黨對我的耐心培養和教育；如果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我在工廠裏工作，比較熟悉工人的工作、生活情況。工廠的生活是火熱的、壯麗的，我的同伴和領導者都是熱情、可愛的人；工廠裏每天都有新的事蹟出現。這些事蹟感動着我，使我感到不寫不行。

我在寫作之前，總把要寫的素材跟同志們講一遍，請他們提些意見。寫完之後再徵求意見，再修改。可是由于自己政治水平、文化水平都很低，既難抓住事物的本質，也寫不生動，因此往往反比真人真事減了不少光彩。以後，我要加緊學習，深入生活，深入工廠中的各種鬥爭，使自己在學習寫作上能有進步。

這個小冊子，是收集了我從五〇年到現在寫的幾篇篇幅比較長的習作。我要求同志們看了，多提些寶貴意見，給我幫助。並且希望工人同志都拿起筆來，寫咱們工人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上所湧現的光輝事蹟。

董 迺 相

一九五四年三月

目 錄

培養新人·····	(一)
老大哥·····	(二四)
讓地·····	(二五)
撈起手來·····	(三七)

培養新人

看見過這個矮矮的個子、棗紅臉、稍有些白鬍子的蘇師傅，就會下這樣的結論：「這是個經過酸甜苦辣的老工人。」

老？別看蘇師傅快五十的人了，他可不服老；他常常和青年工友們說：「咱們會肩並肩地建設起社會主義社會來！」就是這樣，他站在八尺鐵床前，像一個出色的戰士一樣，一直地打着勝仗。在個人紅旗競賽時，那面他給命名為「無價寶」的紅旗，像長在他的車床上一樣，誰也沒搶去過。有一次，他開玩笑地對青年師傅講：

「小伙子，努力吧！把紅旗拿走，要不就失掉『循環』的意義了。」

那個青年師傅說：

「你經驗多、工具棒，又沒帶徒弟！」說着，溜了他一眼，顯然是特意氣他。他聽了這話倒還可以壓得住火。可偏巧工長在旁說：

「是呀，你也應該把你的技術大大地發揚一下啦。」

蘇師傅這時可有些沉不住氣了：

「怎麼？你說我的技術沒發揚？技術研究會，合理化建議委員會，誰問到我的跟前

「我保守啦？」

「工長說：

「我是說你應該有步驟地教兩個徒弟，爲社會主義社會培養人材！」

蘇師傅看着工長的臉，心跟着工長的話翻了兩個過兒，心裏認頭了。他長舒了一口氣，轉過頭來就工作開了。

清晨，矗立的工廠的煙囪，厚厚的濃煙直升向天空。蘇師傅順着堤岸往前走着。夜班的修路工人，還沒有下班，剗土機剗的灰塵瀾漫了天空，下水道的洋灰管子，一眼望不到邊地排下去。他看到這眼前一個工程接着一個工程的場景，就覺着「無價寶」的紅旗在自己床子上插了幾個月，並不是啥大事，自己給社會主義建設做了哪些事呢？他想到這裏，自語地說：「還是工長的眼光遠，真該培養兩個徒弟呢。」前幾天來了一批女學徒工，派到他跟前的一個叫董玉敏，是鄉下的女孩子，文化不怎麼樣，看樣兒，幹活還是比別的女孩子潑辣，領導上雖然沒說明讓他教，可是他自己却決定了教這個女孩子，因此他今天早早地就上班來了。

他到班上，一看主任還沒來。到床子跟前一看，自己的工作服在工具箱上放着呢！他一楞，心說：青年人就是不細心，一定是昨天她忘記放在工具箱裏了。他伸手拿起工作服，一看，又是一楞：是誰給洗的呢？正在這時，就聽車間外傳來了「咚、咚」的腳步聲，他定睛一看，原來是董玉敏。她頭髮短短的，個兒不高，穿着帶大襟的小棉襖，

右手提着兩把壺，左手提着一把壺，像陣風似的走到蘇師傅床子前，把壺放下，挺響亮地說：

「蘇師傅，您早呀！」

蘇師傅笑着答道：

「不早啦，你一回提三壺水，小心點，別燙着。」

玉敏一邊開工具箱拿出蘇師傅的茶缸，一邊說：

「沒關係，燙不着。」說着給蘇師傅倒了一缸子水，放在工具箱上。她帶些天真地說：「我有力氣，十二歲我就能担兩滿桶水，還跟男孩子們比賽呢。」她說到這裏，臉一紅，轉身去通新生的火爐。

蘇師傅問：

「你家還有啥人呀？」

「沒啥人。爸爸在豐台工作，哥哥在大同煤礦，都是解放後才找到的。我娘也在豐台呢。」

蘇師傅聽了，再望着玉敏的一雙明亮眼睛和結實的身體，對這個女孩子的出身，心裏已經明白了一半。他想：學吧！我會把你教出來的。他把工作服拿起來問玉敏：「這是你洗的嗎？」

「是！」

「幹這活成天跟油在一起打交道，你應該有身工作服。這就給你，改一改，當做工服吧！」

玉敏急的像啥似的說：

「那可不行，慫甬管我，我自己想辦法。」

蘇師傅心愛這個女孩子，嘴角含着微笑說：

「這是工廠裏的規矩，師傅要愛護徒弟。你要不穿，有人就該批評我啦，說我不照顧你。另外，我準備這就去徵求領導上的同意，從今天開始讓你正式跟我學徒。」

玉敏高興地說：

「真的嗎？」

「是真的，現在我就找主任去。」蘇師傅說着，真的就到辦公室去了。

玉敏心想：從今天開始我就正式學徒了。這時候工友們都來了。玉敏高興地提着壺，在機器夾道來回給工友們倒水，由這個車床到那個車床。忽然有人拍她的肩膀一下，她回頭一看，是比她早一批來的一個學徒工。他告訴她說：

「主任叫你。」

她到辦公室一看，蘇師傅正坐在主任旁邊，還有工會主席、團支部書記。主任說：

「董玉敏，跟蘇師傅學徒，你同意嗎？」

「同意！」

「六個月學成三級工，要好好地學，要尊敬師傅。」主任鼓勵了玉敏一番，接着問：「你會寫字嗎？」

玉敏高興地說：

「會。打解放到現在，四則我都學會了哪。」因為她聽說鐵床要用算術，所以才這樣說。

主任笑了笑說：

「好！這是師傅合同，你看看，要是沒意見，就簽個字吧？」

玉敏簽了字，高興地跟蘇師傅走出辦公室。

玉敏很尊敬師傅，也很勤快。別的徒弟隔一個星期給師傅洗一回工作服，她是每星期洗一回。師傅吃完飯，玉敏跟着就把飯盒給刷了；甚至不言不語地把別的師傅的飯盒也給刷了。天長日久，師傅們對玉敏都有些好感，背地就難免誇獎上兩句。男徒弟聽自己師傅誇玉敏，心裏有些不舒服。有的就說：

「玉敏就仗着打零雜討師傅喜歡。」

「洗衣服刷碗，能推動社會前進嗎？學好技術才行呢！」

「她學嘛呀？連軸箱都搬不動！」

這話偏偏傳到玉敏耳朵裏去，她心裏有些不服。

有一天夜裏，車間裏有二十幾個軸箱，需要搬到外頭去。徒工小趙走過來跟玉敏

說：

「你去給師傅弄水幹零活，我把軸箱搬出去。」

玉敏說：

「你打零雜，弄水去吧，軸箱我搬！」

小趙看玉敏生氣，就忙別的去。

蘇師傅偷看玉敏一眼，心說：你行嗎？可又不好攔，只得由她去。玉敏走到軸箱前，搬起一個「咚、咚」地走出去，蘇師傅心說：行。玉敏一趟又一趟的，把二十幾個軸箱搬的只剩下三兩個，小趙這時過來幫忙了。玉敏看他一眼，沒言語，搬起一個就往外走，小趙也搬一個跟出來。到外面當兩個人把軸箱放下時，玉敏有些挖苦地說：

「你們這樣看不起人，說我不能幹累活，你看我能幹嗎？說我在師傅面前討好，難道給師傅領飯刷碗不是應該的？尊敬師傅不是應該的？尊敬好師傅才能學好手藝呢。今後你們再說鹹的淡的，我就找主任評理去。」她的話像連珠槍似的，一句跟一句，說完後就轉身走了。

小趙沒想到玉敏給他來了這麼一手，他愣愣地站在那裏，像釘在地下的樁子。

蘇師傅看見玉敏回來了，心裏怪高興的，就拿起一個活來，上好活，找正了，自己離開床子，叫玉敏幹。玉敏有些不相信，她驚訝地問：

「師傅叫我幹嗎？」

蘇師傅含笑的點點頭，玉敏心裏像有些螞蟥在爬，又像結了個疙瘩。她又高興，又有些怕。她盡量的抑制自己的激動，自己在心裏說着：「不要慌，慌中有錯。」可是心裏還是很緊張。

頭一二個活，玉敏的手有些發抖，身上覺着熱，到三四個活，她的心才稍稍安定下來了。頭回是蘇師傅拿着卡鉗量活，後來蘇師傅把卡鉗放在床面上了，等活鑢的差不離時，蘇師傅在旁說：

「拿卡鉗量量。」

玉敏拿起卡鉗，剛量完。蘇師傅問：

「還差多少？」

蘇師傅這一問，玉敏又不安定起來了，她看着蘇師傅的臉答道：

「一米厘對嗎？」

蘇師傅叫她躲開，自己走到前邊，拿起卡鉗說：

「剛才你那樣拿卡鉗不對，沒有歪着量的，那不準確。」他說着，一伸胳膊，拿起卡鉗，慢慢地量着活說：「看，這樣量，要穩，要準，不能慌。一慌，廢一個活，是國家的損失。來吧，繼續幹。」

玉敏真聰明，師傅咋教她就咋做。她心裏這份高興呀，就不知怎樣說了；只覺着長這麼大，像這樣高興還是第一次。她想到自己在兩年以前連火車是啥樣都沒看到過，今

天却在做火車的零件。這不是做夢嗎？不，這是真事。師傅說的好，有了毛主席，夢想也會變成現實的！將來火車能開到我的家鄉……蘇師傅看了她一眼，以為她冷了，便走進休息室，把棉背心脫下來，遞給她說：

「玉敏，夜裏涼，我多帶了一件棉背心來，你穿上吧！」

玉敏想不穿，看師傅這份關切，就沒言語地把棉背心穿上了。

蘇師傅接過床子來，幹了一陣，天亮了。

玉敏去給師傅提來洗臉水。這時幾個徒工們都上班來了。小趙他們幾個在一起，噁噁咕咕的，是說夜裏玉敏教訓了他，並且告訴他們玉敏上了機器。有的說：

「人家算做對了。」

「人家師傅也好，那天我看見玉敏上蘇師傅家去學。」

「恐怕是天天去吧，我也碰上過。」

的確是這樣，因為玉敏肯學，肯下苦工，平時蘇師傅抽時間告訴她一些算齒輪掛輪啥的，她從來沒忘記過；有時候蘇師傅特意把自己教她的東西，抽問兩樣，她都對答如流，蘇師傅暗暗地誇獎玉敏好記性、聰明。有一個星期六晚上，蘇師傅到單身宿舍，找老朋友聊天，談到十一點鐘才回家。路過玉敏房間的外邊，一看窗簾也沒掛，玉敏正坐在寫字台前。蘇師傅心說：幹啥呢？這時候還不睡。他想叫玉敏早些睡下，所以走進來問：

「這時還不睡？她們呢？」

「今天星期六，都玩去啦。」

蘇師傅點點頭，走到寫字台前一看，玉敏正看一張小藍圖呢。他很高興，看了玉敏一眼。玉敏解釋說：

「我文化程度低，您白天教給我的，晚上就得複習一下。」

蘇師傅聽了，高興得不只沒催玉敏去睡，反倒坐在那兒給玉敏講開怎樣看圖了。一直講到玩的人們回來，蘇師傅才回家。從此他每天晚上叫玉敏到他家去學。他沒兒女，把玉敏當親姑娘看待。每天在家教玉敏看圖畫線，算齒輪嘛的。

蘇師傅恨不能一下子把玉敏教出來，他常常跟玉敏說：

「手藝道是學不盡的，我幹了幾十年，不知道的活，還多着呢。」

玉敏會意地說：

「是，我一定好好跟您學。」

「好好跟我學，咱師徒合同快滿了，我敢保證你幹三級活沒問題。四級活也能拿起來，只要有套好工具！」

「蘇師傅，咱們再續六個月，行嗎？」

「只要你總在這裏，我一點不留，保證都教給你。」蘇師傅說着露出了微笑，他接



蘇師傅聽了，高興得不只沒催玉敏去睡，
反倒坐在那兒給玉敏講開怎樣看圖了。

着說：「看國家建設發展的這樣快，淮河、荊江分洪、天蘭路、成渝路，一個工程跟着一個工程，多吸引人呀？新綫一條又一條地開闢，我真想去。」

「師傅，您也想到新綫去嗎？」

蘇師傅笑啦，慢慢地說：

「想去呢。」

原來最近廠裏有許多人要求上新綫去，廠長桌上要求上新綫的申請書有好幾百張。蘇師傅也寫了一張申請書，還親自找過一次廠長，廠長說要統一考慮一下。又說，工廠今後需要往培養新人方面發展，老技術工人，恐怕不能調走。可是蘇師傅心裏總還沒有完全放棄去新綫的希望。

這幾天徒工們考試完了，聽說要把去新綫的人的名單和徒工考試的成績一起宣佈。大家都在盼這個會，蘇師傅比別人盼的更急。他想知道：第一，玉敏考的嘛樣；第二，自己是不是能批准到新綫去。

會開啦，玉敏升了三級工匠，成績第一；她考了九十七分，這成績打破了三年來徒工考試的紀錄。並且獎給蘇師傅一百薪分。他心裏又高興又緊張，高興的是玉敏的提升，緊張的是自己不能到新綫去。眼前就要宣佈名單。這時候廠長說話了：

「我們應該感謝老師傅們，他們熱心地培養了新一代，新力量！他們在任何方面都

很積極，比如這回要求到新綫去，但是我們不放！」

這時整個會場都蠕動起來了。廠長接着說：

「因為有更光榮的任務等着他們，最近工廠就要來五十個新學徒工，我們要把他們培養成新的建設者，這任務不跟去新綫一樣光榮嗎！」

廠長的話音未落，台下「嘩」地鼓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跟着廠長宣佈去新綫的人的名單，掌聲一次跟一次響着。蘇師傅臉上也堆滿了笑容。這時廠長唸了董玉敏的名字。玉敏坐在師傅的身旁，自己轟地一下，覺着這是天降下來的喜事。許多人紛紛給她鼓掌，同她握手。等去新綫的人都排着上台時，蘇師傅一看，全是二十多歲的人，他想到玉敏要到新綫去，自己又要開始培養新人，心裏很高興。他拿着獎金，暗暗地想，給玉敏買點啥禮物呢？可總也想不到買什麼送玉敏最適合。

散會後，他到車間，走到自己床子前，拿起卡鉗，他想，常言說的好：「三成手藝七成工具」，玉敏到那裏雖然有工具，但不一定就合適；這套工具是我自己的，好使，不如把這個送給她。想着，他把工具都拿出來；等玉敏回來，蘇師傅拿着卡鉗，指着全套工具說：

「玉敏，這些工具送給你做禮物吧！」

玉敏早就聽說過這套工具跟師傅幾十年了，平常誰要借，師傅都不輕易借給。因此她說：

「不，不，我不要。給了我您用啥呢？」

「我家裏還有一套，雖然不如這套，但憑我這兩隻手還是不影響啥的！」蘇師傅臉上透出微笑，接着說：「我不是送給你一套工具，是送給你一隻手！新綫我去不了，就得請你把這隻手帶到新綫去；多給新綫發揮一隻手的作用！」

玉敏懂得不接受反而會使師傅難過。她望着師傅慈祥的臉，感到親切，溫暖。她接過了這套工具，對着師傅，像發誓：

「我明白師傅的意思，我一定到新綫去，把您教的技術都發揮出來，來報答您。多發揮一隻手的力量！」

「照哇！這才對啦！」

師傅高興了，笑了。他望着玉敏，想起她初來時的樣子，覺得她像一隻小鳥，現在已經長出能飛的翅膀了。他用手摸着玉敏的頭髮說：

「行！到新綫去好好地幹吧……」

一九五四年三月初